

丘之貉

她用吸管壓了一顆冰塊，還壓不到三分之一的深度，那冰塊又脫離她掌控，逕自浮上表面，依然故我地當顆浮冰。她又挑了別顆冰塊下手，依舊不能壓到杯底。

她細長的眼眸微斂，更看不清神色，也見不清深褐的隱眼。我記得，那顏色，該是像極了她桌上那杯冰美式。

我喝了一口抹茶拿鐵，說：「就停卡啊。」奶泡在我嘴上成了一圈，她也沒抬頭看，「他們憑甚麼？從妳這裡得到這麼多好處，還要背後說這些。那好啊，去報卡遺失了，別拿錢了，看他們怎麼活。」

她身向後，靠著椅背，雙手抱胸，看著冰美式說：「我知道，但當初答應要幫他們，我覺得，就要幫到最後。」我嘖了一聲，不是沒想過她會這樣回，但她還是說下去，「畢竟，他也幫我煮了兩年的飯。」

她抬頭看向我，我這才又看清她細長的雙眼，和我們口中的那兩人不同。她的眼眸細長，張開的幅度只有他們的一半而已。但縫裡的，卻是有光澤的雙瞳，只是，我不確定那是淚光，還是隱眼的光澤。

我想起那雙大眼，水汪汪、眼巴巴地對著人，好像誰也不該對他們生氣。一副楚楚可憐的姿態，盡顯無辜。

那一次，她在邱莉苓背後，一手抱著她的手臂，瑟縮地睜著大眼覷我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她，李瑤蓮。

莉苓是我以前國小補習班認識的，只是突然某一天，她再也沒來，不知道原因，我沒過問，時間過去，漸漸淡忘了這人。後來，在國一的走廊上碰見，她喚了喚我，才又相見，也才知，原來我們念了同一所國中。她的班級在五樓，我在三樓，剛好她要去導師辦公室的路上，我們碰見了。李瑤蓮就站在她身後，見我們聊得開懷，始終沒插話，只睜著明眸大眼望著我倆。

我一直記得那雙眼眸。

她總是站在她身後，包括每次期中考後的頒獎也是。

段考後的星期二，總有一次，各班前三名要去升旗台後集合。毫無懸念地，

莉苓也是站在第一排，她會歪著頭，穿越中間各班的佼佼者，對同一排的我比 YA。稍一偏頭，就能看見她後方的李瑤蓮，常在她耳邊說悄悄話，一起哄堂大笑。

不知道是第幾次的領獎了，下台後，莉苓過來拉了我衣袖，說：「今天放學，來我家慶祝吧。」我正想駁她，都拿獎這麼多次了，有甚麼好慶祝的。話未出口，她又在李瑤蓮的笑語中被拉去了。

漸遠的她倆，彎著手臂，靠得老緊，髮尾在對方的肩上，容不下第三人在其中，卻突然走來一個男生，拍了拍莉苓的肩膀，我正欲看清是誰，他們卻沒在領著獎狀的人群中。

放學鐘聲響完後，才想起，其實我也不知道她家在哪裡。

也想過，她大約忘記了。不過，以前認識的莉苓，一向細膩，不會犯這種忘了告訴人地址的錯誤。她是細微周到的，連那時有同學要轉學去很遠的地方，她自告奮勇，說要主辦歡送會，還一一確認所有人的卡片和禮物內容，就為了要對那個挑剔難搞的同學的胃口，那人知道後，當天抱著莉苓大哭，許下永世不忘的諾言。說來也妙，其實班上沒多少人跟那人要好，倒是莉苓和她能談上幾句話，莉苓說好說歹要大家略盡心意，有不想送禮物的，她便自己掏錢買了，再掛上同學的名義；有不會寫卡片的，她就在旁邊，一字一句地指導。我那時諷她，「這不很虛偽嗎？」莉苓卻靦腆一笑說，「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嘛。」體貼的她，在不知什麼原因沒來補習班後，也曾造成一時的轟動。和她同校的，說她變得鬱鬱寡歡，不愛說話。有八卦的同學跑去問老師，都沒得到正面的回應。也有人興起當初她做的那番事，一起寫卡片或送禮物鼓勵她，但不知怎地，事情拖宕了很久，不知道是收集卡片收集得很煩，還是幫忙代送的同校同學嫌累，這事的熱度直線下降。至少我寫的那張卡片，還留在我抽屜深處。莉苓到底有收到多少，我也不清楚了。

一雙手從後方覆上我雙眼，突然陷入一片黑暗，熟悉的聲音說道，「猜猜我是誰？」

「李瑤蓮，我跟妳還沒這麼熟吧。」我撥開她的手，看向後方的她，雙手舉著，無辜地笑著。

「是喔。那我們也可以，從今天開始變熟啊。」

我和她說話的次數，十根手指也數得完，因為大多時候，她都只是靜靜地在莉苓身旁，看著我倆暢聊，依舊的水汪汪大眼。

「剛好你說到這個，今天晚上，我們有讀書會，要找你一起。」她歪起頭，「你不知道莉苓家在哪吧？她先回去了，她要我帶你過去。」

她帶我進了公寓，到家門前，掏出一串鑰匙，熟練地拿起其中一把，一插進便轉開了，沒太多的猶豫，彷彿這裡就是她家般自然。

莉苓穿著輕鬆的家居服，正玩著線上遊戲，轉頭對我打聲招呼，便又逕自地打怪升級去了。

我脫完鞋，卻看見地板上有另一雙放得凌亂的名牌運動鞋，不是女生的尺寸。才抬頭，就看見鞋的主人，穿著和我一樣的制服，繫著圍裙，兩手端著菜從廚房走出。和李瑤蓮一樣的明亮雙眼，剪著正流行的日系厚劉海，燙著會被生教組長登記的褐髮，他笑盈盈地，沒有其他這髮型的 8+9 那種痞氣，他笑起來有酒窩，好像會陷進去的那種。

至少莉苓陷了進去，李祐昇。

想起和他們兄妹初見的往事，複雜的感受縈繞心頭。

放學後的咖啡廳，也有其他學校的學生，正巧一抹藍色晃過我眼前，就是他們兄妹身上那抹藍。

「幫？妳要幫他們？當不上藍天之子的冒牌貨，幫到這也就夠了吧。」我指著莉苓天藍色的制服裙說。

她也發現了後方穿著深藍色制服的一群人，瞥了一眼，說：「不要對他們那麼嚴苛。那也是……什麼……蔚藍俠客？也很好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們一開始，都是倒數的。」她笑了，聊了這麼久，終於笑了。也許是想起了那段歲月，他們兄妹在她的手下搖身變了多少的自豪。

但最近談起他們兄妹，莉苓總是時而哀傷時而微笑的。

是什麼時候起，他們帶給她的哀傷變多了呢？

記得有一回，讀書會那天，莉苓正巧借著李祐昇去買衣服，因為他品味很好。她讓我去她家等著，李瑤蓮會幫忙開門。我難得和她獨處，便問了她，怎麼時時黏在莉苓身邊。

「我父母不管我們，只放餐費在桌上。」她說到這，我心底訝了一下，「莉

苓也是啊，只不過比較有錢，她媽給的是一張卡，離婚後，她爸又給一張。她又不會煮飯，只買便當，這樣不好，還不如讓我哥煮飯，我們一起吃啊。」那天是假日，李瑤蓮穿著T恤，我看過那件上衣，大約是和莉苓的姊妹裝吧。

莉苓回來後，我看見李祐昇紳士地提了好幾袋衣服。瞥了一眼，也有男生的衣服。

「我下星期模擬考，你們誰理化好的？幫我複習一下氧化還原反應吧。」李祐昇一派輕鬆地看著我。

「哥，那下學期才上的，我哪會啊。」李瑤蓮噘著嘴反駁。說真的，李瑤蓮成績是我們中最差的，誰都沒指望她來教人。

照理來說，我和莉苓是不會的，但讀書會創辦時，莉苓便說了，李祐昇比我們大一年級，文科不說，數理方面我倆都挺擅長的，可以超前進度和他一起寫講義，這樣先準備起來，以後就不愁大考了。

李祐昇張著那雙大眼望向我，但我實在不爽他屁兒郎噏的態度，也不好聲好氣請人幫忙。我逕自打開電視，轉到了國家地理頻道，沒回他的話。莉苓看了看我倆，像看著兩個小孩子置氣的表情，輕嘆了口氣，笑而說道，「沒辦法，只能我教你囉。」

他倆隨即對著講義裡的題目討論了起來，李瑤蓮似懂非懂地在旁湊熱鬧。

我看著國家地理頻道介紹動物，長得有點像浣熊，但不是；像狐狸，但又有說不出的不同，不倫不類，也許是我見漏寡聞，不知道的品種罷。

李瑤蓮大約是放棄聽懂了，湊來我這問，「這啥動物？晝伏夜出，好陰險。」

耐心地等了一段字幕，才發現，原來是一丘之貉的貉。以前只知道成語，從沒看過實際的模樣。適應力很強，亞寒帶到亞熱帶的地區都能居住，是少數能爬樹的犬科動物。為了預備冬眠，也會在秋季大量取食，直到體重比原來增加一半為止。

我看著介紹的畫面，最終定格在在他們的洞口前，有三隻貉互相挨著躲雨。

李祐昇畢業那天，下了場大雷雨，出乎意料的，畢典延後了。

那天，李祐昇濕漉漉地逃來莉苓家，狼狽的模樣還是不掩他的欣喜。他一直覺得他基測考得很好，大約能上附中。好像終於能揚眉吐氣了，家境比不過旁人，但靠著成績證明了能力。他覺得，似乎穿上那件制服，就能堵住悠悠眾口，懾退背後的指指點點。

但是沒有，很多事情就像這場大雷雨一樣，他以為的，都只是他以為的，並沒有實現。

他穿上了另一件制服。他不喜歡聽見的論調，也被同校的人帶到了新的學校，窸窣窸窣地流傳著。他被取名叫慕容沖，別人說那是美男子的代表，他高興了一陣，但別人的笑讓他有些狐疑，去查了一些資料，才又聽到一些更為難聽的流言。

莉苓知道傳這些話的人是誰，很熟識，我以為她會制止他們，但她好像甚麼話都沒有說。

李瑤蓮打了通電話來，我滑了拒接。

「你不接嗎？」莉苓又繼續玩起冰塊，雖然已經消融了許多。

「沒差，不重要的人。」不知道她倆多久沒說話了，我也不想在她面前和李瑤蓮通電話。

她們上次在吵甚麼事情？李瑤蓮的男朋友嗎？還是她基測考差的理化？莉苓說她偷懶，沒把講義題目寫完，大考前後為這事不知道唸了多少遍。其實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不過是寫完了第二本講義，沒寫第三本而已。還有那個男朋友，哪兒都不入莉苓的眼，身高太矮、成績不夠好、講話呆裡呆氣的。我倒覺得還好，不知道她怎麼老挑別人男朋友的錯，而且最後那男生可考上第一志願了，莉苓呿了一聲，仍舊不屑。李瑤蓮考差了，她也怪到這段戀情上。

結果放榜那天的飯局，吃得我也很尷尬。李祐昇為緩和氣氛，特地煮莉苓喜歡吃的紅酒燉牛肉，但不知怎地，番茄沒像往常去皮，莉苓的臉色又更沉了，李祐昇只好笑臉賠罪，撈起一個又一個番茄，還要撈那些沉在鍋底的番茄皮。李瑤蓮再怎麼不會看臉色，這時候也知道要收斂，不敢去吃那道菜，盡留給了莉苓。

不過說到底，那一桌的菜，他們那一身衣服，不知道有多少都拜莉苓賞的卡所賜。

我也知道，不該對他們兄妹太過苛刻。就像莉苓說的，他們原先也是倒數上來的。李瑤蓮雖然國中在班上是第二名，但不知道常態分班的問題出在哪，她的成績放到隔壁兩班，也只是五、六名。李祐昇沒認識我們以前，國一就是二十多名的。他們有時候半夜兩、三點還在傳簡訊，我也知道，他們讀得很晚，偶爾還送宵夜過去給玩線上遊戲的莉苓。

也記得有天早上，我打開手機，看見李瑤蓮的簡訊，大概是晚上有感而發，她很謝謝我參加讀書會，讓她即使沒辦法去補習班，也有良師益友一起讀書。總是我幫她解數學題目，她很感動。她們班上第三名數學不錯，總把一些補習班講的進階題，抄在一張白紙上，丟來問李瑤蓮，還叮囑不能問莉苓，美其名是幫她提升數學，但實際上我覺得，是想削她面子。

有一回，李瑤蓮又把那張白紙給我，便去洗碗了。我想了一陣子，發現這題不難，告訴她一個提示應該就會了，正要走去廚房告訴她時，卻瞥見她抬手拭去眼淚，我便止步，待她出來後才告訴她。

一則新通知，莉苓的手機螢幕亮了起來。她設定的鎖屏背景，是與那對兄妹的合照，還用了 APP 的特效，三個人頭上都有一雙狗耳朵。

就像我聽到的某則流言一樣。「這什麼？」

「很可愛吧？」她又再次打開螢幕，伸直手臂拿到我眼前來，秀給我看。

我深深吐出一口氣，「妳怎麼用這種照片當背景？妳不知道嗎？有一群人，妳很熟的，他們說……李祐昇像狗，李瑤蓮很……」我邊說邊思考，會不會是我聯想太多了，但話還沒說完，她便截斷我的話。

「啊？真的嗎？是某某某他們嗎？我當初早罵過他們了，不要這樣講。我又不是這樣想的。」她細長的眼眸望著我。也許是我看錯了，她嘴角揚起微微的幅度。我突然無言以對。

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」她搖搖頭，「祐昇他們，一直說，我慫恿人罵他們。但我也不是沒去罵那些人。他們要繼續講，我又能怎麼辦。」她仍舊用吸管旋轉著杯中的碎冰。

「是沒錯。但還是要叫那些人別再說了吧。」

「嗯……是啊，可我說很多次了，都沒用。」

一陣靜默。我看向她，她卻逃避了我的視線，轉起了吸管。

「妳是要我幫妳去罵那群人嗎？」

「不是。我只是想說，除了我以外，也有別人去跟他們說，也許他們會聽。而且祐昇瑤蓮知道了，就會明白，我有用各種方法，是有在處理事情的。」

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」

莉苓眯起那一雙促狹的雙眼，滿意地喝了一大口咖啡。

我想起最一開始的談話，「不過他們都高中了，妳給的卡，可以收回來了嗎？不然，那些人還是會繼續說話啊。」

她歪頭，笑著，「我不忍心，再看看吧。」

我想起很多年前，在她家看的國家地理頻道，螢幕上的三隻貉。左右兩隻，棕褐色的面積特別多，最中間那隻貉，卻是白色的毛比較多，躲雨的位置比較後面，顯然她淋到的雨也少了許多。但旁邊兩隻，一大一小，毛卻有一部份濕漉漉的。牠們三隻靠得很緊，彼此取暖。

雨下得越大，牠們靠得越緊。

但三隻貉的眼睛，卻看向不同的遠方。